setVar:a=0

:看似是三对一的绝对劣势，其中存在着明显的转机。

析树:谁被和牌了就算作是输，对吧。

:以防场上人变卦，我提出了麻将这个游戏中公认的胜负判定，不过做了小小的修改。

:把判定的条件从点数，变成被和。

3……

:黑白没有作声，见我率先开口，雪桦的脸上扬起一阵不安。

:这是天然的压制，强者对弱者的凌驾。我既然是现·人类第一牌手，在地位上绝对不是自称七段的雪桦能碰瓷的。

:我开口之后无人反驳正是证明了这一点。

Intro:我的「规则」比他们更有话语权。

雪桦:可以开始了吗？

析树:好热啊，来杯带气苏打水，青桔味，带冰块的。

:我打了个响指，在座位上随意躺下。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地位，行动当然就不可同日而语。

:打扮鲜丽的女服务员衣着和雪桦相似的装束，端着四角玻璃杯走来。

析树:咕——哈啊——

析树:还真是和我喜欢的味道一模一样。

:冰水入喉带着青桔的七分酸涩，不同于柠檬水更让我清醒。

:味道和家中批发的饮料几乎没有差别，只不过装在玻璃杯中，混上冰块，更加醒人。

:赌场不就是这种地方么？有权有钱的人的——

Intro:享乐之处。

:任雪桦的眼神有多焦急，我啜饮气泡水的节奏不变，一边观察桌上摆得整整齐齐的麻将牌，一边思考。

:有了。

析树:全部翻开来吧。

雪桦:哈啊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

:雪桦果然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，就连素来规矩的其他两个牌手也一样看向我。

:不解，疑惑，还有等待。

:等我解释这一切。

析树:难道你们不懂我的规则吗？明牌的麻将，不就是你们的主人一直打着的规则吗？

:我看向黑白，她的表情一如既往，并且还点了点头

bf

bf

:AI的本质便是诚实，诚实到即使信息摆在眼前，它也只会根据规则上已知的牌进行判断。

:只不过，当已知的牌越来越多，剩下的牌对计算一切可能的AI而言，就只有几乎确定的结果了。

:人无法以脑中算力抵达结果，两者天生就在不公平的天平两端对弈。所以，不妨在现在重写麻将的规则。

:这样才是公平的游戏。

析树:（虽然这样就失去了乐趣了，麻将本就是不公平的游戏。）

:但这是一场攸关我自己生死存亡的对局，既然手握对规则的解释权，就必须把胜利的方式也同样握住。

Intro:我是玩家。

析树:我是庄家。

:翻转所有盖上的牌山，所有的牌呈现在我的眼前，它们如那时一样呈现出光怪陆离般的扭曲模样。

:我掷出骰子——

:脑中跳出的数字是：

Choose:5:label1|7:label2

label:label1

setVar:a=1

:骰子掷出的是五，这意味着第一轮从我的面前摸牌。

jumplabel:label01;

label:label2

:骰子掷出的是七，这意味着第一轮我从雪桦面前摸牌。

Jumplabel:label01;

Label:label01;

:当手指触碰第一组牌时，花色在脑海中翻转，我尽量捕捉住凑齐的花色，将掌中的牌定型。

:哪怕明牌，麻将最根本的元素仍在运作。

intro:运气.

:那就是运气。听说强者能抓住运气，大概就是现在这样，每一抓都是最合适的牌